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目錄

卷之二

序

大同鎮圖說後序

剡中學始肄序

贈觀察杜公整飭蘄路邊防序

贈水部陸公擢江西兵備副使序

賀楊磐石榮選給諫序

送永平司理懷泉王公應召序

青藜館集

卷二目錄

一

贈王總戎晉位都督同知序

山東甲午同遊太學蔭錄序

贈大中丞懷翁王公入副西臺序

賀萊司理李黃羽考績序

贈膠守楊公榮薦序

應天府鄉試錄後序

壽大司寇蕭岳翁先生七袞序

贈高訥翁方伯轉左轄序

剡射禮儀節序



10367

送中丞李夢翁先生南歸序

贈都諫韓淳寰備兵大名序

贈明醫陳了玄詩序

贈王中軒守戎膺薦序

賀卽墨劉侯創麓邑城序

贈少司馬邢崑田先生之留都序

送中丞顧公解邊務總督漕河序

刺太上感應篇序

代

讀法須知後序

代

青藜館集

卷二目錄

二

二百五十三

贈謝侍東司理應召序

送膠守張育華上計序

劉太孺人壽序

贈密雲令楊公應召入朝序

疏

陳情疏

代許相公建儲疏

代許相公陳悃疏

議

備荒弭盜議

防邊議

西鎮善後事宜議

分遣廷臣閱邊何以得實用議

駁遷卽墨營於膠州議

碑

卽墨重修先師殿碑

長直寺碑

青藜館集

卷二目錄

三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

明 卽墨周如砥季平著

門人東蒙公 羅孝與較

序

大同鎮圖說後序

大同鄭武安所謂 國家後戶也我與虜夾一鄂而居而和帀以來如狎伏虎開關而延之識者有隱憂已大中丞青州邢公來撫茲鎮矍然思所以制鎖鑰之策於是顧瞻攬歷豫爲之所而時以其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一

三百九

精神翔馳乎週垣之內遐鶩乎絕域之表如某關隘與其巢穴相距某軍可當虜某隊虜卒犯某地某應窺其某援雖款萬萬無恙而其所籌而畫者一昕一夕不知其幾遑來于胸次也必勝筭常在而我而後已其說曰今我之撫虜非帀乎凡世之爲帀者必使可以售可以無售之形在我然後我者重我者重卽寡給而人甘之抱所有從人計無復之則我者輕我者輕將所出愈厚而人愈不顧故曰善撫者不怠戰善戰者不必戰戰勝于帷幄而

已矣蓋大都則公所謂圖說具之圖說者公所以志一方之輿地軍政也夫輿地未嘗不載在職方軍政未嘗不列于大司馬而公必是志豈其如郡牒邑乘始備覽觀云爾也數年以來所凝注之精神殆有所託而傳焉今披其圖閱其說使人惕乎其爲剝膚之慮也惴乎其爲未雨之思也汲汲乎其室隙苴瑕若不能以崇朝也公之精神已與其圖說並傳矣昔墨翟爲宋守帶牒相嚮攻者之械立盡蓋公亦所謂戰勝帷幄之意而翟之去宋裁遺其弟子禽滑釐以守圉噐噐寄其心思使人用之者也然而九設而不足圖寄其精意因用于人者也然而一觸而有餘故公之遺厚矣甚矣哉圖之用鉅而所爲繫重也永樂中每一遣將輒令隨厥所至繪圖以聞故于時諸備邊之詔往往

中出有

廷議所未及窺而莫不中機宜

乎千里之外不啻素履其地者宸謨睿慮圖實發之蓋圖

文皇帝所不廢也乃其以虛實

弗嚴讓宋晟以軍馬籍數責何福也抑又何居夫

非圖之所載乎阨塞圖也督亢圖也慎之哉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誠欲有所用其不測耳夫惟不測迺不可犯斯 文皇帝之意公意已

刻中學始肄序

內館故有中鑒錄一書邇又有貂璫史鑑一書二書者亦中人之晬盤已然迹其所論述予者什一奪者什九詎不凜凜可以待呂張之屬自爲觀省未可以爲始教也記曰小雅肄三官其始也夫三雅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所謂居官之榮受任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三

三百五十一

之美乃大學始教而肄之誠誘之也所以誘之者何凡人情之于始學譬小兒之于藥然甘則茹苦則噤強而投之則噉故醜人之類以爲訓動加誚讓而以幾遜志是惟賢者則可自非然者百言而百不入之道也而况中人乎弱侯焦公典內館時常欲別爲一書務使之易解而樂聞其爲慮甚遠會

有它

命不果而予適從公後嗣典其事則因

而輯成之名曰中學始肄事凡三十爲目八大都有勸無懲乃懲在其中矣昔秦越人之爲小兒藥

也炙之泡之苦者其之持以飲兒其嗜如飴比覺其苦而所入已深故能有瘳效而無藥難爲益孔多彼豈與烏喙爭功者或曰中人讀書識字我

高皇帝蓋有明禁而

宣皇帝至闕內館以

詞臣董之詞臣亦若樂與之遊者何居此有說矣謂結繩之樸不散于書契則不可謂中古以來之治非得書契維之亦不可且夫趙良寒心于景監袁絲變色于同子言士節也若乃人性大同藩籬安施善是洗雪形骸何有必若所云則是夙沙衛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四

三〇五

不著于春秋巷伯不采于小雅也是以天下無一不可爲善之人故息黥補劓許由不拒君側不可有一不善之人故綴衣虎賁明王必謹夫傳不云乎瞽史卜筮貨賄之官領于冢宰非以重冗散也錫鸞和鈴欲比節奏非以閑僕從也故曰焦公之爲慮遠也

贈觀察杜公整飭薊路邊防序

先是壬辰癸巳間島夷匪茹蠶食我屬國

天

子命六師徃征之字小也兵連而不解者且五六

年杜使君始以禦倭海防使往視師公何我武維揚島夷宵遁六師奏凱而還于是天子御五

鳳樓受賀行賞有差加使君爵觀察監薊州兵節制太平諸路今天下東南患倭西北患虜倭之患發于驟而地稍緩虜之患習于常而勢爲急倭之緩在外地難爲戰虜之急在內地難爲守蓋倭數十年一發者也虜一歲而數發者也故倭之患驟而虜爲常倭自門戶迫我者也虜自肘腋之近迫我者也故倭之患緩而虜爲急我與倭戰邊陲數千里之外虜與我戰京輔數百里之內故倭之患言戰而虜言守倭戰不利內可以守虜守不堅外不可以戰故內地之守加難外地以守爲戰疆場之事內地以戰爲守社稷之役故內地之守

加重當東南有事

朝廷以使君東南與倭戰

東南無事以使君西北與虜守太平路罕麻諸部出沒之所去京輔二百里而近地自緩而急矣責加難且重夫莫邪之利無不割也函牛之鼎無不烹也難非所論于使君也請以東征已事徵之東

事之殷也我師人括子女金帛朝鮮騷然使君輯之曰朝鮮亦吾人也議存恤裁差撥用保聚不敢犯以靖內地可謂不擾分布我兵扼據要害亦旣鞏不可犯鮮當殘破之餘使君復時時討之以禍至之無日練土兵繕險隘建烽堠稍有藩籬之固倭用不敢長驅以振與國可謂不怠我師不宿飽海外將有脫巾之虞使君爲之調停彌縫餉饑者撫寒者三軍之士歡如挾纊而一二不戢之徒貫耳以徇帖然無譁以御我軍可謂有制倭歸我執

使遣間諜俱偵我虛實使君張之檄水陸兵更番迭出倭間訖不得要領而去以握戎機可謂不測釜山唐浦我兵營壘在焉鳥道崎嶇上懸萬仞之麓下臨千丈之水軍士望之股栗使君叱馭巡視慷慨自如出沒大洋不異平陸士是以習先登之勇而堅捐軀死敵之志也以犯險難可謂匪躬有此五者在東南則東南效在西北則西北效難豈所論于使君也驅門戶之寇于驟然還而衛肘腋于常然無不効矣戰而決數千里之勝于外還而

守數百里于內無不効矣是役也使君且有社稷之功何止疆場之事地加急而急矣責加難且重矣房肅慎氏之矢鏃休屠之金於以尊

中國而威四極拜彤弓旅矢之賜爲憲萬邦在此行矣予與使君嚮者共舉于鄉文武大畧雅所心欽澄波東海勒銘燕然之烈蓋疇昔所爲君預卜者今命之下也薊督餉地部郎澤洲胥公暨有事昌密永津諸君子咸慶使君之來而胥公特爲之徵贈言于予胥公予所同榜而兄事者誼猶青藜館集卷之二七

之使君也然諸君子將賀公于薊而予稱公于倭倭事之克向以其平居卜北邊之寧斷斷乎其可以東功卜也

贈水部陸公擢江西兵備副使序

先是陸大夫嘗經理通惠云其說曰治河有道矣洪流怒波隄則障之而潰或因之衝撼轉徙性未可逆也然順之而不爲之所則涸潰者覆載涸無載焉失道一也以故大夫職咽喉地三年疏濬注溲胥有攸當而潞藩之役發千艘于亢旱之時略

不爲棟經理有道之驗也及是擢備兵使者得建
節制九江諸郡君子曰大夫往其克舉厥職哉易
有之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水之爲物也
弱而其性強強故能浮兵之爲用也強而其情弱
弱故宜容而畜之雖然吾見今武備之弛咎不在
不畜在不強也三輔羽林之士號稱宿衛稟以十
萬計亡一勝介胄况江海絕徼之間乎必一一淘
汰而繩束之且有潰決之患嘿而聽其自爲何所
抵極焉且有乾涸之患然則聖人之意有時而窮

耶則其容非容畜非畜也所以容非容畜非畜者
何也彼尺籍所列大都市井亡賴寅緣窟穴其中
其視少府金錢不以爲上恩而以爲固有汰之則
以爲奪之矣而戚璫之家又從而奧援之故勢遂
不可行畿以外無是也在昔成周盛時周公主治
畿以內無羨于外召公主治畿以外無羨于內內
者深謀于廊廟其所及大而遠外者制命于一隅
其功專而有成也是以達人用世志苟可行無問
內外而內外之勢卒亦相維卽如往者大司馬瓊

移檄寧孽爲禽新建握符南巡之駕有恃以無恐
調腹心所以實四支實四支亦以護腹心國家之
已事可觀已以今海內帖如輦于覆盂所謂瑕釁
萬萬無之然而備兵云者豈非備之無事之謂哉
語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言備也顧備胡可易
言之也警多事而忽平承有從來矣古之善將兵
者雖平居讌閑常凜凜焉操對敵之心夫有凜焉
對敵之心則其視一士一卒皆相倚爲命而何撫
循之不殷何營爲之不至吾觀使者之職得平獄

訟肅風教稽登耗覈榛闢閱墉隍較蓄積以殿最
諸郡縣有司要之皆大易容民之旨容生恩恩生
威矣夫水性順而爲之防防乃固士豫附而爲之
法法乃行茲陸大夫之所謂有道也乎大夫所臨
蒞去文成建功之域最爲密邇遺謀餘烈宜有存
焉而建威銷萌樹無功之功俾社稷生民陰受其
賜而不知斯又其所遭逢過文成遠也

賀楊磐石榮選給諫序

先是給諫君召自密密諸將爲介余里劉叅戎以

贈言請余不能辭也以知給諫君深故比君既入
諫垣而驤漢康公嗣之尹則復徵余言爲賀驤漢
暨給諫君曩皆與余水部弟同舉於鄉者也余是
以雖病且去不敢以爲解康公之言曰夫密巖邑
已昕焦夕勞懼弗克肩焉而規隨之跡襲之菑畲
之誰之力哉井井乎其爲法乎科條備矣是趾是
躡弗敢忘也盍爲我叙諸余謂乃若其政則公固
已身因之矣公喜因給諫君給諫君亦喜得公爲
之因其拓弗勞其成弗墮則交相賀也乃可因者

方新因且未艾公亦聞之乎夫今之爲諫臣者不
甚難哉自堂陛阻絕侍從睽隔牽折箴繇補綴成
贅以彼政闕逆耳雖萬請爲虛事涉中出卽百計
弗挽益逐客之令歲下沉閣之章山積矣夫古人
臣悟主有以去就爭之者則下操去就之權今或
以去留制其言緘則上操言緘之柄故弗言弗去
難乎爲臣盡言盡去難乎爲國也不言亦不深
言于是始鯁鯁焉源之釋委之防苟其委不至于
汎濫四出則雖脰脰甚勞而不辭而天下亦可恃

以無恐斯以忠臣不得已之計已乃可言之事又
不勝其欲言之人勢不得不一事而衆言之衆言
之不能無後者後疑附和勢又不得不揣事而先
言之夫有揣事先言之心則不暇審矣是明示上
以瑕也其衆言之也何其雷同也是陰示上以黨
也瑕與黨其過皆不在上皆下開之則此之諫又
難也蓋其故起于上下之不交上不日與羣臣接
則常虞下之合而難制而常欲破散其成議以自
爲斷下不獲時望見顏色則忠愛之心亦且少衰

而以虛言塞責以自爲斷之心聽夫苟且塞責之
言此其言者之不見收而聽者之無入也不待智
者而後知也嗟夫君天也人臣之事君事天也天
可謂其去人世遼邈而不可以誠動乎精誠之極
金石可入神明可通而况君臣之際乎孔門論諫
不曰信則曰勿欺信與勿欺者誠也所以貴誠者
誠則動匪誠弗動也余竊聞頃輔臣之爲國本計
者秘其牘婉其詞一不可而再再不可而三須雪
目蒿體爲羸瘠而弗止而卒得請中州之災草疏

者焚香流涕以控于蒼蒼也悲惻之意恫乎溢言表焉以故疏入而天子憫然帑金不崇朝下詎非轉圜折節聖明所優而所患臣人者之誠意弗孚感悟無術哉給諫君恬夷鎮靜外韜斂而內有餘則誠者也其平居論事片言中窺此必能以言見在喧嘩訥處囂而寂此必能以不輕言見其志潔以涵其行方而弗峻此必能使人主樂聞其言而弗逆其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人化此必能使人主感動其言而自悟何則誠之爲也其精誠在言語之先而其孚契在諫諍之外也蘇洵氏曰吾於龍逢取其心不取其術於蘇張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夫曷若公之是法之不軌于信與勿欺之訓也驥漢公曰以若所稱則吾豈敢然吾于是而知君之所以治密與我之所以因君之法者矣蓋不獨以科條哉不獨以科條哉

送永平司理懷泉王公應 召序

永平古遼西右北平二郡地其所謂山海關卽榆關也塞以肥洞赤方形勝甲諸路于中揚大纛而

建牙者以十數堡署星列蓋東南之壯區云說者謂永無虜患遼實障之遼中虜永宜以全師濟其後所以習坐餉而固儲胥也顧士匪坐餉而亡所用之之患患將靡不振激昂術疎爾日天下之左武極矣內地既無可見之奇間有軼材有司初不問其臧與否惟是以胸臆自雄沮抑之極使其計不得不出于營譽下營而效遂以成風上从而安駸以爲例馴至推轂視所游揚薦剡寄之關說雖賢者不免故將名愈高激發氣愈索士亦愈益瘠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十三

三百五十一

路府屯寨盡如虛設何暇論漁人之利又何習之云也則臧否舛而激勸爲爽所從來矣懷泉公之司理永平也甫期歲之間月旦頓易人無不駭愕者又踰歲稍稍易趨向蓋疑信半之三年而人知本務其精志耳目一無所分于職業外士趨趨奮矣五年而介冑有好修之行部伍賈餘緩急始足恃總協而下直將唾手麟閣談笑乎封侯之業也夫遵何道哉司理非執秩之官封疆之任也持三尺法平允庶獄而以其餘力佐部使者臧否文武

吏論臧否於所職守後矣論纓弁于所臧否抑又
後乃其效至于洗雪激昂鼓舞變化士猛將奮左
輔以重此豈漫然後其事者之所能致乎周禮六
官所掌靡匪大政厥稱邦政第於司馬正以司馬
之職兵也兵死地也賞罰之政之所自始也故賞
罰之不可不明于三軍也重于黔首而臧否之不
可不嚴于將佐也甚于庶官况在神京肘腋之地
哉方今宰臣蒿目乎廟堂之上日唯克詰之爲兢
兢而柄樞者日討軍實而申儆之茫無見效有識

者每謂謀內者大顧多踰度謀外者實或局一隅
患其不能合之也公之入其合矣乎歐陽子所謂
天下事惟宰相得行之惟諫官得言之彼所及當
不止一邊所籌亦不止一邊事然而所以爭是非者
當如其所臧否者也乃知世有刺譽不足爲勸懲
斥獎不足爲榮辱者其皆胸臆自雄與夫漫然後
其事之爲耶斯風之易吾又將于公乎卜之夫旣
有徵矣公與余同里閭其聯籍已丑稱同門友而
陳雲山總戎又以余里中故人劉中齋叅戎命索

言于余余是以不能辭

贈王總戎晉位都督同知序

昔嘉靖庚戌戎虜躡薊門直薄郊關○肅皇帝深
惟薊門臂京師議兵議餉視諸鎮獨亟且創庚戌
故事往往破世胄常調蒐拔虎臣故一時負將略
者多從散騎中戮力獻功佩印握符後先崛起若
今王將軍其一也將軍雅諳韜鈴結髮而從戎事
蜚英行伍間藉甚衝堅陷陣斬馘執俘幕府數多
其功邊城告堦將軍爲植勞來巡勸不旬月而竣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十五

三百三十三

事尤善拊循士卒絕其分少以鍊精銳爲右所在
稱雄屢著績肅穆兩朝稍遷至遊擊叅戎今上特
簡總帥秉節鉞鎮寧夏鎮延綏已念薊門重地非
得沉雄宿將無能司筦鑰緣是俞本兵議更命守
薊則審跡要害完固堡壘飭什伍倡忠義教戰陣
杜苞苴嚴刀斗慎烽燧利器械日夜不怠備項者
虜侵關卻其軍獲七酋而還天子嘉將軍保障功
加署都督同知委任而責成功焉余嘗歷覽往昔
談邊事者大都重守云古之戰守出于一後之戰

守出于二李牧之在北邊蓋嘗收保禁捕斬以無
大亡失爲勝乃至破匈奴滅襜褫走東胡一戰而
邊徼以輯爲烈十餘載克國于先零坐而困之爾
其報功餒死與斬首相半也古人之所謂守守云
乎哉薊門形勝之區也撫賞以來畫地閉關用鞏
函夏而延袤千里之間營寨聯絡臺垣櫛比內足
馮外足拒虜誠際豢養不我反噬卽反噬深溝高
壘其于守有餘已然而識者有憂之何自保之堅
其堅可瑕也無戰之守不足恃也將軍用守爲戰

故戰則克戰復爲守故守則固古稱李趙今則將
軍於都哉可以語守矣且夫閫外之任一曰無人
乎君之側譖且叢起中山一篋雲中六級足涕千
古將軍柄戎事垂三十餘年薦剡相游如出一口
彼所謂忠實心誠信于士大夫乎易師之九二王
三錫命豕以剛中爲說剛中也者蓋其誠也故債
帥百計彌縫而不足將軍一誠孚契而有餘也今
東封順命無能保其不生戎心北虜款塞豺狼其
惡足信以將軍當倭當虜守成算如初而值上下

相信之際將必夷老上之龍廷芟溫禺之部落清
邊塵而揚天聲其可拭目俟焉將軍之僚友雲山
陳公暨厥屬中齋劉公輩心多將軍能且喜其受
知足爲展布地欲假予一言爲慶夫將軍固社稷
之虎臣也余寧獨慶將軍哉

山東甲午同遊太學齒錄序

凡天下所稱道德至太學而一矣 累朝之訓辭
列聖之躬化較如畫一然蕩蕩乎其九州一師
而四海一伯仲也士囿其間辟九牧之金之鎔于

青藜館集

十七

三〇〇二

大冶融液渾合茂不蒸蒸變于畛域何有東人士
之私齒其鄉也將故爲是畛域歟天下尚齒之地
二太學以齒鄉黨以齒論鄉黨于太學從其尚也
夫齊魯故禮讓之國自司馬太史論恭謹質行必
稱齊魯彼於貴讓而尚齒蓋其天性云而今之應
明例而奮興者又或邁迹章縫或崛起俊秀大
都極一時之選然則斯舉其寧容已耶且夫人有
鄉人齒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斯又所謂以不同
同之者蓋在禮世子齒于學而衆著長幼之節是

以太學之讓由上達下談者以爲盛道之軌罕邁
之事是歲也 天子實 俞輔臣請 出閣之禮
用成倫序昭然眞有成周時以齒風天下之遺意
而一時辟雍之士近依日月適逢盛美耳目志慮
若或新之遜讓有加焉幾與古思皇藹藹之彥後
先輝映詎非其遭際然也此其所以錄焉而志不
忘者乎錄且成子戚黃錫善氏孫丕懋氏過而請
予一言以序首簡予則何言諸君之爲斯錄既有
成說矣諸君而誠不忘 今日之遭念所繇以著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十八

三百五十九

于長幼之節也能無油然而動忠君愛國之思乎審
于不同而同之誼卽稷身莅政皆是物也若夫進
而橫經締研席之盟退而相訪問講桑梓之好魚
貫罄折以爲美觀深推固遜有後不先以爲盛德
事此則萍水之常情青衿之疏節而爾二三知己
之私快也卽如膠如漆有時焉解無當異日寧用
錄矣夫錄爲異日設也予故因二君子以質之吾
黨之與于斯錄者

昔者尹吉甫之美仲山甫也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又曰衮職有關維仲山甫補之蓋古名世之臣一出入而功業隨之如此是以晉傅咸氏作御史中丞箴首以仲山甫爲說謂中丞者入肅法紀于內而出宣德意于外厥職重矣朝野胥有望焉故以仲山甫期之也然吾觀法紀之肅在振飭德意之宣在撫循而惟邊徼重地不專在撫循而反在振飭王懷公之出撫上谷所謂邊徼重地也以麻總戎所述長策遠畧未易更僕乃公固有遺之以

數世之利於振飭爲尤偉者卽總戎公能言之乎或亦未洞其爲利將如彼遠也凡撫民者雖甚善政在其位則被去則已焉風俗之成也其爲國家利動數十世而不止故夫夷狄之憑陵中國而中國莫之誰何非獨強弱異也蓋亦風氣習尚殊焉人但知開創之世華加于虜守成之世虜亦有加于華而不知由開創而守成中國之習日變而虜之習不變也天地之生人久矣其中和萃于華夏而剛勁沈于裔鄙裔鄙之人之于華夏也辟毳之

鬪文豹之爪牙也而其于虜形相習故不駭氣相
凌故不懾蓋志宜俗者曰人驚悍喜戰鬪吾以爲
二百年所餘僅僅有此豈其美耶國家賴焉市賞
之行也外未必如五餌之壞匈奴而內浸淫乎自
銷其敢戰之氣無用之剛利而爲柔亦勢使然也
嗟乎戎器頽矣然旬可新也士伍弛矣然歲可鍊
也習尚靡而敢戰之氣漸盡可歲月振起乎則是
市賞者顯耗我以所有而陰剝我以所恃也公曰
吾固自有市焉吾將以屋居火食醉于豢養者予

虜而以其風雨罷勞饑渴不困者還我以故數年
以來雖其恩威並用不少姑息亦已舉一軍驕悍
難使之氣化而無餘而鼓舞激昂直使之銳爲風
猛成俗慮亡不投石而超距思一得當者夫青茵
不甚桀黠哉曩與市者率如飼虎曰不飽且噬不
則如賦狙焉四之三之以爲籠絡而公第犬豕畜
之以其呼叱操其來去則士氣百倍誠有以奪之
魄而制之命也於乎孰譟西夏則悍氣弗融也孰
殘朝鮮則驍習盡變也然則公之所遺何必異日乎

吾又以知公之所用佐西臺者矣犯而許戇而至
于凌上君子無取焉 朝廷雖清明其於士也不
可不養其直言敢諫之節蘇文忠之說非歟夫養
其直者敢者而化其許者戇者道亦若是已矣詩
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斯蓋公之所以
善于內外者夫

賀萊司理李黃羽考績序

內鄉李黃羽公以理官佐萊子三浹月部使者爲
上其最大宰太宰上之 天子詔晉爵一級璽書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三

三百六

褒美推恩其二尊人如制公于東海郭潁川之流

亞也政精嚴無少假借而心欽恤郡邑以讞生者

徃徃而是余戚張孝廉蓋其一云方褒封之命甫

下郡邑聞之者咸慶且祝曰我固知昔之入爲三

公度隆算而衍茂裔者大抵皆活人之吏也我公

始基之矣我輩所不克報蒼蒼報之矣孝廉獨慨

然太息曰吁以報公卽罄犬馬之齒不足以祝則

無如文之遂訪余于孟水之湄屬之文事余徃者

奉使而歸蓋嘗遭黃羽公于道班荆野拜時固已

挹其金玉中心藏之乃今覲其政不啻如其人又
孝廉君請也何敢以不敏不一布宣其美夫司理
佐郡國所任匪一郡國事也人臣者皆將與人主
共平天下而惟宰相之任謂之平章下是守一官
任一職亦惟是就其一官一職而名之而惟理官
亦謂之天下之平此其故可知矣宰相之平概其
大凡其治亂關乎四海理官之平操其尤亟其生
殺關乎天地是以宰相之平如衡一低昂則必有
偏而不舉之處理官之平如水一傾欹則必有汎

濫漂沒之虞故夫持法者不得以一毫徇于法之
內不得一毫矯于法之外乃世之所苦不平者非
徇之患而矯之患也陶朱公之言曰千金之子不
死于市夫謂不死必金之力也與哉上之人避此
名也金之誤人乃始甚矣左萁門圭竇之人而右
貴介春秋時蓋或有之訟者因而藉口夫謂所以
右特貴介之故也與哉上之人避此名也貴介之
誤入抑又甚矣然則誤生于有所避避生于有所
矯矯之也者將以矯徇之不平平之也乃旣曰矯

矣平惡乎在而世每每諱言徇而競趨于矯所枉
在細民則務信之所枉在貴倨則務抑之其抑之
也足以爲名其信之也足以見德其爲名與見德
也足以博上知而基榮進于是亡賴惡少始得挾
騎重之勢以凌貴倨持必行之誣以投法吏俗始
大敞暴控椎減以爲風裁者始按迹于天下法始
倒置而滋不平蓋古有善爲理者矜不必皆寡控
之子罪不必皆彊右之族我洞其曖昧不必人之
不我疑衆入而我出之不必人之不我忌廻秋月

乎臆魅之墟試瑾瑜于磨涅之場獨知獨信不矯
不徇此其所謂平也此黃羽公之所以爲孝廉辨
也孝廉清白吏之子澤麋而蒙虎皮雖曰不千金
其誰信之且其家世之貴介章章也所與構又篳
門圭竇之人也而公秋月也瑾瑜也忘其名與德
之在前而疑與忌之在後也公當是時方且不知
人之我疑我忌何知孝廉不知孝廉何知有孝廉
今日之感哉不知其感此乃孝廉之所以感也不
知者法平則無所容其情感焉者法平而情在其

中矣率斯道也卽平章天下寧獨異是吾謂公之
事業蓋在周禮夏官一篇其稱勲庸勞力以次爲
差而力最居下說者以爲力若咎繇是也咎繇非
公今茲之任哉今茲之績所謂始基之矣庸勞功
勲鈞衡時事也余將與孝廉共俟之

贈膠守楊錦溪膺薦序

夫郡國有難治從古然也腊肺難噬盤錯難攻亂
繩難理醜婢難斷是以鄭難佑侈晉難凌逼魯中
都難譁言熒衆之士漢右內史難貴人宗室河南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二十四

三百三十五

南陽難諸近侍臣京兆難姦宄古難治之端已見
此矣竊試揆之未有如膠郡之今日者萊子之屬
七膠東實各領其二而膠暨其所領邑獨瘠而膠
尤號難治膠傳海多烏鹵土斥而人窘其所領密
墨二邑者密故宴平仲食邑沙田也墨自割膏腴
入膠東所有率陵麓菹洳之餘下無所馮則上益
虛膠是以滋瘠而海道東南出達淮揚都會之境
貿販往來人多去而賈輕齎盛田賦誦矣一有緩

急齊民之藏盡萃賈人子賈坐收羨息而無事租

且夕徵求唯是一二枵腹之遺是鞭是朴訖無益
于成虧之數膠是以遂難治歲之侵也逃死相繼
浦負存積 朝廷督蹙之令迫於星火觀察爲之
蒿目而民出累荒萬死之後喘尚未續肉無可剜
辟之猶咽喉與腹心交病也而又當其痼疾益以
新瘵雖有俞扁其將柰何蓋古之所謂難治生于
有餘今之所謂難治乃在不足古之難治也才難
其一而膠之難治也兼難其三政以其瘠而難治難
治矣而又遭此大祲之會也故求古之數難于今

日今無其一焉移今之一難于古人古人已束手
稱無奇策矣維時當道者雅知公謂非公無當膠
郡者特疏公名請得自莒徙制曰可公嘗佐大司
農裕國計者也暨守莒惟國本之爲憊憊其之膠
也下維國本而上不失國計不半歲薦剗至矣余
竊辟政於醫公其操上古神人之術者耶夫醫之
于已危疾也元氣實則攻之虛則養之虛實半則
漸而消摩之爾若夫攻之而元氣索養之而和熾漸
之而司命者不我待也則醫之術于是始窮乃上

古有神人者獨爲服氣之說所謂稟先天之氣不足可以後天補之其法衆取呵呼受而注之乎肺腑能使斷者續虛者實而弱者盛客邪自去而元氣不傷也斯其術神哉非公其孰能用之而吾獨賀公之善用難也柱下史曰難易相成凡大難必有易者焉故太上因之卽濩落可浮卷曲足蔭最下者與之爭有措之斧斤之而已夫難將外索之乎載鬼張弧動成竊鐵謂治難耶履冰馭朽非凜也公可謂辨于此矣所以羸瘠起而欲蘇呵呼衆而匪哀大侵仍而不害者也蓋吾聞之瞿塘利涉安瀾頂滅太行有路康莊蹶步難治其亦何負于人哉吾故因公之事表之以告夫人臣之苦難而樂易者夫克艱臣道也

應天府鄉試錄後序

是歲秋七月之四日中允臣如砥辱被命還自北雍之貳貳典留試二者皆非所任也然彼不問終克此亦不虞先迷則惟是貳之故茲幸而如期屆留又幸而如期竣事矣於是諭德臣望齡首進所

錄士命之臣如砥誼不得無言迺繼謂諸士也曰夫言揚匪古制也哉文取正其遺意也顧國家取士將有以用之華之採實之遺其焉攸用雖然華非實也今日之實又非異日之實也使今日之實不能爲異日之實雖實可收乎使能爲華之心卽能爲實之心雖華採矣桃李必有可說之華於先乃有可啖之實於後華之不擷實之先吐和詩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又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能爲雨雪之雲爲章於天之雲也政事之士文學之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二十七

三百五十一

士也而薛登之選舉議曰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詞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信斯言也文士之於天下國家將一無所當而有當於天下國家者必皆木強之夫而後可今母暇枚舉康樂可謂冠冕六朝者矣傳謂其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夫不以其方能鼓衆故敢於任胸臆以獨造哉則其不適於用是人負文非文負人也然則今之取士以文所用將在文乎在所以爲文之心乎曰用匪於文也明詔三令五申拳拳文體

之正何居曰此正正其所以爲文之心也而不見夫場者罔生意之培而矜剪綵乎繪者毋人貌之肖而好圖鬼魅乎射不括之務省而叅天而發乎衣不體之務適而雜擁裘葛乎有識之夫不非則笑焉邇時之文所謂曰新曰竒曰高曰博何以異是總之其心遷就詭遇之心也國有成法必非其所能循矣牽合附會之心也國有真是必非其所能定矣飾貌獵名之心也治尚悃悞必非其所能幾矣是故明詔一取而禁之若曰立心龐故厝辭

枝其於作用也必譌是故拳拳焉於其爲文之心是正也曰若是則世不乏不枝之文不皆善治何也試問士之離奧濶卽顯融也其臨政之時果如臨文之時冥搜沉索畢智竭慮歟其恪法奉職也果如其遵路聖經稟程王制罔敢逾越歟其殫精持正終竟以之也果如其文錦之組竟美七襄詞鋒之提收功三戰歟一有不然則是其爲文者一心爲政者又一心也文其如人何哉夫古者招士以旂旂用交龍所以象其變化今者取士以文觀乎

人文將以弼乃化成有如不以爲文之心爲政其
無迺上負主上弓旌之典下滋臣任使之羞邪今
夫螢之爲火也不能輝煌於晝日雉之羣也僅能
藻燦其羽毛士不爲見龍則爲螢爲雉而已可不
懼歟善乎孟子之論知言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
其論爵也曰旣得人爵而棄天爵然則臣所謂心
靡而用譌者其生心害政之謂也不以爲文之心
爲政者其得人棄天之謂也故明詔欲諸生正其
所以爲文之心臣亦欲諸生無失其所以爲文之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二九

三十三

心士人功業定於始進今其時也亦惟諸生念之
念之

壽大司寇蕭岳峯先生七袞序

昔詩人咏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兩言者
難言之矣以世季而純懿罔宣全德希觀也由今
而觀殆大司寇蕭公謂邪初公之入爲司寇也屬
天子盛于春秋難馴而易震左右小臣雖復兢
兢救過 龍性所不當動寘不原當是時令稍稍
龔命之爲見當累 聖德不細而公獨計以爲

天威難犯矣德則好生諸所弗麗一切用漢盜環
犯蹕意從事上不無訝衡命卒以霽威也刑是用
稱平者數年于茲厥後采權政行宵人謬揣摩告
密四起蓋藏之家亡不惴惴浸淫浞陵遲至于行乞
侮縉紳臧獲脅主父矣公曰是大亂之道也詩不
云乎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又曰君子如怒亂庶遄
沮于是物色斯屬有萌輒撲苟得其情必臯無赦
輦轂之下用清民乃帖席此之謂一弛而德意
蒸于九重一張而元元蘇于海內也儻所稱補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三十

三百四十六

袞闕而明邦國若否者非邪卽今海內如羸人然
形彊神索士虞脫巾夷虞宿火天子蓋知大司
馬之任匪公弗宜而又虞司寇者之難其人則頰
年以公攝行大司馬事四牡八鸞之重蓋兼總之
矣而嚮來海寇平而不居其功市夷款而厚爲之
備迹其石畫雅量柔道淵思所以張國威于驅
逐化士氣于和平畜長策于羈縻銷外侮于牖戶
者不茹不吐猶是也於戲天地間一陰陽剛柔而
已矣不茹柔不吐剛政迺允臧社稷其昌無鬱

陰無滯陽氣乃宥皇身其長康夫公則先 國家
事而後其身也然道寧容二乎效旣兩覩矣予雖
欲以吉甫之誦誦之何以加焉

贈方伯高訥翁轉左轄序

頃島夷不馴睥睨我屬國山以東並海諸郡號號
于鄰之震什伍供億不有寧也者二歲公與前左
布政使傅公實從中綏輯之島夷遁傅公內徙廷
議謂山東近藩要地海寇叵測匪得小心愼重如
公者不足康元元固根本則請徙公右布政使左

之制曰可東人畢賀相與謀所以贈公者以屬余
謂余向與公共讀中秘書三年式明德稱同舍郎
知公宜莫如余也余竊觀今國家政萃於政府分
以六曹布以布政使布政使雖外臣乎厥重與三
公六卿等如我朝茹瑞以吏書蔣廷瓚以工侍皆
嘗出爲布政內周外召未聞軒輊也抑勢密意逃
部卿有時乎不能得之宰輔宰輔有時乎不能得之
天子而議典興議革建旣偃草方伯未有不能
得之郡縣有司者四懼二譽從古以然公之仕以

以行志也將在茲乎將在茲乎或曰鶴之方伯也
獨左也歟哉蓋公之行其志有日矣固也論相成
之義胡彼胡此相軋則疑美有所獨歸則忌人情
大都賢者不免焉于是乎慮簷困肘雖預政猶伴
舖也側贊衡籌不操柄而克罄底裏者什之二三
爾曰若是則公躬操柄矣將遂違寮友行已志已
邪惡乎可鄭僑未爲政棟折榱崩之論盡言子皮
故當其爲政不欲作威以防怨夫盡寮友之情與
行已之志寧二事也公志大而養遂齊魯千里曾

不足一寃其緒餘然大東小東困斯極矣非公未
易言保釐也日平奴之役惟是糧糶芟藁之爲徵
發民已嗷嗷閭閻空匱可靜粟可動之效明甚乃
迄今建議爲東藩計長久者猶然僅僅戰守之具是
講此所謂聚禾粟繕城郭而不撫其民亡陳之續
也公必有以處之矣余以爲處之莫若亟講于政
之義書曰政在養民養民之謂政又曰政貴有恒有恒
之謂政史稱漢宣之治曰綜覈名實綜覈名實之
謂政以余所覲于今殊不其然事不創爲令不新

造以爲長茂從自見其政也苟爲見已之長而已
民之養不養亡問矣且前者以作法爲賢後者復
以踵法爲不肖日滋月溢併趨廢格以其廢格也
申飭從之上曰必如是乃可建長利下曰如之長
利建矣上曰必如是乃可祛大蠹下曰如之大蠹
祛矣總屬具文終歸烏有其小者也開一利源或
反生一厲階塞一弊竇或反奪一民便上惡乎知
之繇前二者過在爲名高繇後一者不責實之過
也夫責實難言哉自大藩諸路而下以至郡邑不

啻九天九地然自大藩諸路而下以至郡邑所役
使之人不啻一人一身然吾寄耳目于左右左右
重驟而訊之厮養輿卒皆大猾也身親歷之得其
粉飾峻隄曲防潰決愈益多故今生民之休戚惟
聽良有司之自爲之良有司幾何人哉使者不虛
設乎公平居論文先實養論治先實政余佩而服
之有年庶幾以今茲驗之異時者龜蒙瑯琊之墟
生人樂業熙恬之化躋于二公膠相阿大夫誦焉

海波載戢其公展布時乎余言與有徵也夫

刻射禮儀節序

監故有

高皇帝欽定射儀其後又有呂涇野先生所錄考定射儀欽定之儀出草創之世百戰之餘士亡不爭先命中者禮取其足以銷雄心抑勁氣而止以故節闊而日疏更定之儀出承平之世道在潤色以爲不會通其典綢繆其文章不足以賁 昭代崇德之雅而榮華其觀是故制詳而教備欽定之儀有設而後有儀儀根實勝而出蓋在忠與質之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三十四

三百三十一

間考定之儀已儀而又爲之儀雖曰適中然文矣文者易勝之物長此安窮此今溫陵楊荆巖先生射禮儀節之所由纂也節云者何射雖止一事是亦士風所繫不如是無以損今日之文還嚮者之忠也夫禮苟繁而使人病于難行非所以爲禮涇野先生之教無是也然荆巖先生以爲寧正嘉之文明不足毋洪永之樸茂不足其穆然有先進之思乎予每從先生後觀射西圃見諸弟子容體節奏周旋閑習其郁郁磬折之美與其矯矯命中之

奇適相符稱而無所謂浮靡繁縟者則樸茂之風
頓還而易行之效亦居可觀矣監貳江夏郭君博
物君子也旣以此纂日集多士而又爲之考其射
法射器射職以至位次聲詩繪圖附說一准諸古
以廣先生以古禮造士之至意用壽諸梓予是得
有言于簡端也按先生之所裁于南志者如舊有
燕禮今已之舊賓傳之射兩報今合之舊再射而
後取矢升射耦凡二命而今併之若者匪一大都
則以節爲貴矣然亦有儀似繁而以其語有所本

不必以節爲貴者自出次及及物射者三揖而誘
射者獨六揖是也又有語不必有所本而以其行
之旣久雖稍涉刺謬而安之者曰賓不顧矣所重
似在賓以賓迎主所重又似在傳是也先王若曰
吾節其所爲儀者而已進退隆殺夫有所受之變
易之實所不敢啓也夫輕啓變易之實不亦浸淫
文勝之類與文不可勝吾將反樸禮不可變吾將
闕疑蓋先生之拳拳思挽世道于古初者實倪于
此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於戲讀

儀節一編先生之所以佐王道者難云乎哉

送中丞李夢翁先生南歸序

公撫畿南之明年璫人以 上命開采其地開采之議舉朝爭之不能得者也公獨計以爲臣在

廷則持論議在外則職奉行論議得蠹政不下寃奉行善蠹政卽下寃不熾於是首與約不得臨有司璫人殊不懼未幾穿壤無所有將股民有司不聽則移璫公疏公沮 上旨大不敬事在叵測然

上卒不行又三年 廷推公 留都少司馬公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三十六

三百五十三

聞將具疏辭會 內計遂自陳不職狀求去甚力

上心知公與采者左度不可留因而 許之初

公駐恒山時嘗有妖徒數百人建旗鼓求謁曰獻

天書公不納第令門者緩詞諭之既退因執其倡

者以一夫之力而定已又有報北虜入犯者羽書

日四五至曰已困 都城矣當是時公一動亡賴

且乘之起而公夷然報亦尋息頃年益多籍者籍

輒旁延寃聲滿道路公屬內亦一再有此而絕無

株蔓之患則公之力也公鎮靜不擾而民安之大

都若此說者謂世方多事 三輔門庭之地非公

不可此一去也中外無知不知無不惜之者史砥
曰君臣相與之際難言哉人情同已則說異已則
拂而况君上乎臣不敢言異同而言義故亦曰義
合則留不合則去是知拂與去君臣時有顧處之
何如耳公求去 上聽公去已矣始毋論獨嘉其
值異已之時遘不合之會而寬然不迫抑何其廣
大忠厚之至也公欲去之意久矣不欲悻悻自遂
貽吾君以寵邪斥正之名其有爲肉爲禮之思乎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二十七

三百四十七

淹三年而請請以計典所以爲主也夫 主上靜
攝而深居九闈之外耳目便辟乃其疏公若此矣
藉 上少貶于度公奚止去去奚俟今日而方且
破積毀而留之三年必公求去始 許許之優之
也若其示恩焉雖復迂意而修恒節所以爲體也
昔休明之朝臣雖有故而去恩禮不衰君雖不克
竟臣之用大義不絕此庶幾亦似之矣蓋予嘗讀
易至噬嗑其象曰頤中有物夫頤合上下而成體
中有物焉梗之不噬必死及觀司馬氏扁鵲傳見

號太子死矣鵠能起之無他死機雖九所爲生機
尚一也今天下事不幸而類彼亦猶幸而類此則
以公去一事卜之語曰賢者不憂其身之去而憂
其國之危國而有此公可以去矣予與公先後官
詞林向一遇公鹽山委餼焉因而備聞其政適乾
山王計部諸君公舊屬也索予言贈公謬爲之序
贈都諫韓淳寰備兵大名序

東昌韓淳寰先生以正直忠厚表瓊闈者若干年
是歲次當外補朝紳眷然惜之謂時政日新宇內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三十八

三百三十九

多隱釁正人君子不宜遠 上左右于是當事者

議解常調內先生先生固不可竟以叅政備兵大

名府是時先生之門人官都下者五銘紳張公黃

羽李公與焉銘紳與不佞與先生僉領鄉書者也

辰闈竣先生握銘紳手進之曰語有之兩戚從前

此其例已銘紳肅然曰師友之不佞也且深之稱

偶同而潞公訓再世曷竝言乎以故訖就北面而

黃羽向司理吾萊時以 欽取待 命先生謂萊

夫亦莫非父母國也誼不敢當耦見會有稱叔玠

仲淹之事者先生意始解至是二公乃偕其同列
羸橋王公樂吾張公岷源饒公共過不佞以先生
贈言爲屬不佞曰嘻先生也而又重以諸君之命
不佞卽至陋何敢辭雖然竊願受說于諸君也羸
橋公曰夫四懼二譽易繫之一近一遠之所爲辨
也去懼卽譽聖人宜有羨焉其何能不爲先生幸
幸非先生意已然小子之私也樂吾公曰蓋聞漢
臣汲巖皆以諫顯而或懷禁闥或厭承明何君意
者寧澹毋艷亦猶潔已矢諫之餘思乎內徙之議

先生固不就自從來哉贈焉昭雅志也岷源公曰
嘗試以月揆之月受光于日耳然就之而光盡各
極于天之東西而光滿盈庭不如一隅之有洞天
之道也特建獨樹在此行矣銘紳公曰夫至孝無
擇至忠無擇不擇內外而安之先生之忠盛也夫
遠不言已恬取不言已適知有 主上而已矣黃

羽公曰 主上繫不可謂不知先生夫大名古天
雄地寇忠愍所稱鎖鑰者其後杜正獻晏靖相繼
典其軍而文靖又累請城之伐契丹南侵之謀今

雖內地乎重視昔無減焉而舉以付先生意深遠矣故曰知先生也予既卒受諸君之說懽然曰至矣哉今而後乃知遊先生之門者難爲言也其焉置喙抑聞人臣之維持 國步辟則醫矣謂醫必

調腹心始可以運四支梗槩之譚耳內關伏腕引竅于心三里居斷通膈于胃四支誠外詎異物也今

國家所謂腹心之患不能悉數其尤關 廟社

者夫非 儲婚中外所交窘者夫非錢穀使素封

著姓日夜愁嘆者夫非告密之門與三者于工作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四十

三百四十五

何有乃先生第以工諫靡及其他既而三殿垂成淑選之詔乃下費半而功倍水衡無耗焉役人籍而入 禁庭無譁眼者帖席先生國醫哉外郡之視 朝廷也猶工垣之視諸垣也向不必以專諫諫今不必以諫諫肯綮在握畛域爲融偏氣之調鬯于全體是由四支而和腹心之說也然則先生其遂外乎其未嘗外乎語曰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內外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斯之謂也諸君其謂之何于是乎諸君唯唯似不予

言謬也

贈明醫陳了玄詩序

了玄所謂脉部與世異而甚驗蓋傳之異人云辛卯遊長安適予姪病公診之曰停飲也饋之藥未服而他醫至見以爲舛別投汗劑愈明旦予弟謂公長者雖未從其治歸功焉延而謝之且令更爲診診曰我劑未用耶柰何疾未損而真氣損此必治者誤以爲傷寒汗之耳汗之豈不暫佳發迺滋甚今夜二更其期矣二更病果作果以前劑取效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四十一

三十三

又醫某者雅以能脉名京師聞公術請各以其術互診既診公公因還診之時方三月爲言及六月且發某病某未謂然如期而病作乃大服公仍懇公爲療治而愈然醫之非公者十有八九卽一二不顯非者亦時時私議之曰詎有脉部之不諳而能悉病源委歷歷如覩者乎夫操別術而以脉爲名者也予間以詢公公曰若輩蓋爲脉訣歌所誤豈惟若輩舉世誤者不知如千年矣予曰何以明之曰歌非叔和氏作謏醫假之而後學習而不察

高其名而不敢非也歌之誤人處最多其顯無如
掌後高骨之說夫掌後則安有骨有之在掌側其是
乎其前狹不容指淺不可爲中沈以是當一部診
安所施也略舉一斑他誤大較類是矣予因是徧
考世之診法蓋多端焉而皆宗秦越人氏圭齋歐
陽氏曰是切脉療治之所由始醫之祖也顧其說
皆備于難經初難經之出世傳一人至華佗燼之
而絕晉宋間重編于仲景叔和非其舊矣以故諸
脉家徃徃求部位而不得則各以其意揣摩之或

中或否工拙斯判而終非確據卽如高陽生高骨
號關之說實實與丁德用密排三指之說千金寸
口之處其骨自高之說均屬杜撰而世獨高陽生
之從朱晦翁亦以其特揭關部昭然與尺寸共列
也而取之然朱子自以爲未知其道蓋亦疑其不
經見猶爲未定之論至泰定時廬陵謝堅遂謂其
正出脉經挾朱子之言以驅天下耳食之士吁堅
之所謂正出脉經出何經哉高陽生假叔和者也

叔和演難經者也難經演靈樞素問者也靈樞素

問但言寸尺而難經益之以關關者界乎尺寸而爲言耳故其說曰分尺爲寸分寸爲尺言尺寸而不言關曰分則關在其中矣至叔和又別而爲三關曰從魚際至高骨却得一寸曰寸寸後尺前曰關彼自謂魚際至高骨正得一寸寸之診處固未明言何哉高陽生之以高骨爲關乎且尺沉而在下故言尺曰尺澤寸浮而在上故言寸曰寸口曰口曰澤義可想矣高骨以前筋肉隆然而曰寸口可乎或曰堅蓋有見于靈樞也今之箋寸部者率

引靈樞脉會大淵之大大淵穴則魚際橫紋之端是已寸居高骨之前不甚彰彰耶吁此正脉說之所以不明也一靈樞也寸診以之諸診宜亦然

乃觀肺之腑大腸也然而在大次指合谷兩骨之間者何也肺之關脾也然而出于隱白足大指之內側又何也當知大淵諸穴鍼砭所投寸尺諸部診候所取彼此牽制焉用箋矣予謂讀古文者宜始略詞而潛玩經旨經曰陰得尺內一寸陽得寸

內九分夫曰陰得尺內一寸是矣脉露于竅無所

用其九寸爲也若陽得寸內九分奚而一分之遺耶豈亦以最前一分者之無當于診乎竊意岐伯名脉皆先得脉而後就其處名之陰脉當尺之盡處故名曰尺非盡一尺而取之也陽脉當寸之盡處故名曰寸非盡一寸而取之也非盡一寸而取之是以止言九分九分者約言之亦極言之何也人形不一魚際之後一寸之間隆肉脉口修短相乘要之隆肉有短者矣必不至不足一分脉口有脩者矣必不至過于九分越人之言正舉九分以

該未必九分者以見不得過索之滿寸致離本位也不然本位不離何惜于一分而不以入診哉故又申之曰尺寸終始一寸九分其意固已丁寧示人矣諸家之箋予所謂略經文而以意揣摩者也抑亦有卓操獨見以曲合經旨者則予于孫思邈有取焉孫思邈之解曰寸十分之而入取九分之中則寸口也夫不曰取前九分不曰取後九分而曰入取一分之中此明以第九分言也解不無鑿然其意亦必見前八分之無當于診矣甚矣了玄

之見似思邈也其獲承異人之傳亦本其初見及之耳了玄雖尊內難排脉訣而持論甚平予嘗與之談難經至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呼吸之間脾受穀味公曰非也審爾是心肺無吸氣肝腎無呼氣也是脾遂無專氣也又嘗與之談脉訣辨妄至大小腸在下不宜與心肺並候公曰亦非也審爾是火燃于突煙不達于煙樓也其取舍不頗類是予左右手各一部從來浮甚厥動以目視而數以時醫之論當屬尺而了玄之所謂寸在焉其孰當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四十五

三百四

孰否必有能辨之者余始贈之詩以俟達人
贈守戎王中軒薦序

語曰天下非常之事非非常人不能辦也不然大智閒閒大慮縵縵遑然者不可爲動搖也屹然者不可爲震撼也毅然者不可爲恐喝也事有非常人無非常事既非常矣吾又以非常臨之與驚而驚與怵而怵索索矍矍亂乃滋多易曰震驚百里不喪七鬯不喪者言不失其常也不失其常乃所以制非常者也世不知非常之制于常更相與非

常名之嗜惑哉我國家救寧久矣並海民嬉遊歌
樂恬不知兵而卒有平奴之警則泄泄視之謂河
可憑虎可暴牛之虫可搏蟣虱可破于是乎有張
正公之戒嚴警備兵乃大振未幾而今王中公至
視其偏裨競競也其材官蹶張惴惴也則又容與
談笑安閒簡易以消其倉皇之氣蓋士自是始不
敵畏有超距賈餘者而兵益振居亡何撫臺孫公
者兩獎之兩薦之迭爲冠或曰夫二公之爲將殊
科而駢重者何也古有之玩者震之易者難之是

以闔伯比得志于漢東擾者鎮之難者易之是以
謝安石收功于淝水顧此猶異世東西宮衛尉部
伍或有或無子儀光弼之相代也寬嚴如冰炭然
並爲名將咸建茂烈二公可知矣會余使事竣抵
都下人有以海上諸將詢余者得二公狀亦以爲
大與二李程郭相類高侍御東溟氏曰王子非吾
向所推轂者耶是信能以常制其非常者也而吾
將與之言常之義夫常有偶有豫有達有委細柳
夜驚亞夫堅臥偶用之效也兵法太山崩于前而

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豫定之功也飲博
澶淵天子解頤達于數也閉門修齋戎服講老委
之無可柰何也王子克辨此耶夫東溟氏之知公
深矣恐平地故無疑于風波懼青天故不迷于雷
電蓋其豫且達也墨人士以島夷逃遁德公且榮
公之薦索余言爲贈

賀卽墨劉侯創甓邑城序

司馬氏稱世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信哉
仲山甫之城齊也南仲之城朔方也彼實徼天子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四十七

三〇三二

之靈挈全盛之籍而爲封疆不虞之備曷足異者
乃詩且咏出車八鸞以美之何故豈非虞規觚之
不異懼築舍之多端而爲當事者難耶楚城陳蔡
不美而四國畏之惟邇四國故城也若紆于難又
何亟焉有如居安思危身不受萬世不拔之資而
又會時之艱能慨然爲永逸之舉以扞封疆者則
屬門劉公之于墨城是已故卽墨城蓋在平度之
東南六十里當樂毅下齊時圍墨且三年不拔時
城之甓與否不可知然固矣自隋舍其故城復卽

墨水之下流于不其城東北二十七里創置今城則實禾土爲之弘正以前其城之堅與否亦不可知也嘉隆以來以耳目之所覩記城可謂歲脩而歲圯矣夫征之擾板幹畚插之費無戶不苦至使民不遑問于索而丙申丁酉間屬東事孔棘直指使太原王公虞墨城瀕海倭一朝乘汎揚舩而至誰禦之者檄下甍之然自丁酉歷戊戌己亥三年矣訖未有任其事者何也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毀言日至今猶古也庚子春我蜀翁父母來尹茲邑

駕單車而觀大海愀然而歎也曰滄海之水倭與我共之城惡得不甍甍之此爲時矣于是度甍址料丁壯而瓜屬之各以其丁之多少受工木石甍堊則地之自出令曰一年取材次年有事于西北又次年于東南葢及是三年而告成功焉千餘年之規制一朝而更之墉堞池隍樓櫓亭障劃然一新歸然東海之重鎮矣初工作甫興蓋有一二頑民奉行不如令者公取而朴之謗言輒起公不顧持之益堅督之益力卒以底寧所謂臻厥成而宴

如者非耶居亡何邑父老二三人扶杖北來造予
于成均其一人謂予曰吾聞昔者北山之鑿世無
息肩神爲轉徙貽之永安可以賀乎予曰去勞而
逸安得不賀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綏
可以賀乎予曰不謀而獲安得不賀曰然則城甃
之甃土功終息是北山之逸也備在東島惠歸閭
閻是筐綏之利也邑侯之德世世賴之矣燕雀之
賀盍爲我申諸其一人曰若知言我與若之城而
不知我大夫之所謂城夫珉珉基之甄甃垣之隄

臺界之物土壤之譙櫓表之其仞七其雉百蠹若
長雲削若斷岸此我與若之所謂城也本之以民
心累之以政事維之以德化峻之以威嚴樹之以
風教不藺石而堅不渠答而局不豐牆峭岨而赫
此大夫之所謂城也我觀大夫之爲邑也賑則捐
俸溝瘠羣興徭則因民權聲四起惠已藪爾斗墉
戴星出入庭無淹政政無踰時敏已周急善富澤
不闌加宵小舞文有動輒覺察已保伍肅然憲典
凜然不動聲色豪強股栗武已表節揚孝無間顯

微靡微弗彰民譽伸氣公已惠以字氓敏以飭吏
察以辨類武以禁奸公以振俗氓附則基培吏飭
則垣繕類辨則界審奸禁則壤增俗振則表建其
爲城也不旣大乎異日者直指上其循良天子嘉
其保障黃金拜 賜丹屏列名回視向者萬家之
封不足言已若夫版築之業繇役之時劈畫之允
有司之事非我大夫之烈也予曰甚善知言微子
吾不聞我大夫之功如此其悉也請遂以是頌大
夫以申爾賀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五十

三百三

贈少司馬邢崑一先生之留都序

公以御史中丞撫大同三陟月而有留都少司馬
之命旌且南郡刺史黃君輩心雅慕公公所指麾
調度其親覲也則馳使索贈言于余使者曰大同
古雲中地漢人所謂白登平城諸重徼僉隸焉堵
土之外是爲虜藪其內則強宗悍卒雜揉而處不
可以法而頃歲內兢兢奉約束外帖然也江陰定
襄時卽不可知近代希有矣余曰以若所稱則吾
固聞之若邊產耶吾姑質若以邊事夫虜有順義

王者去若遠近曰比鄰也曰市嘗益乎曰今則已矣我非若前日之媮也火酋之梗順義聞乎曰何但聞之蓋火酋之招再三而王不聽也啍劉有此乎曰聞其拒啍劉也猶之其拒火落赤也然則順義德我耶曰誠畏之矣犬羊之性未嘗不思一逞而不敢也誰畏乎曰公天威也余曰有是哉有是哉以斯之談是公所以收冥冥之功而藏赫赫之烈者也夫大同于九邊如率然之有首而瓊毳之人之聞聞也如鷲之聞風颺藉令公所以處置順

義者稍未得宜順義之畏公非甚深火啍之招有一得行雲中優矣雲中優而諸邊部落投袂而起京師未可安枕二亂未可旦夕已也錄此言之公之功孰多少哉蓋昔楚漢相距英布弟以留項王數月功至與淮陰並封唐郭汾陽之破吐蕃李抱眞無與焉論者且以爲蓄威于此正以奪敵人之氣于彼公之震懾順義而使之不敢動也何但數月一鎮寧而諸鎮之心胥以寧其于奪敵輒不旣多乎故靜爲動君當其無有勝之用矣吾乃今知

朝廷之所以用公之深意也國家自兩京並建以來仕者率以密邇至上爲榮寵其流至使人閭南而劇朔甚或間曹冷局視之且以爲踈迹且以爲沉淪然吾觀宣皇帝時黃忠宣福爲南京兵部尚書而西楊公曰南京根本重地福忠厚老成緩急可倚何人情以爲寂寥而厭薄之者君相獨以爲根本而加之意也倘以所謂靜爲之君而無爲之用歟於乎難言之矣方今南北大臣迺往迺來比如轉環姑毋論轉環與否北惟文淵諸臣曰叅贊

機務南太司馬亦曰叅贊機務重蓋可知矣以公居一邊能使九邊重居南都其不能使北都重乎炎熱之易憤不如涼冷之多清也雲行雨施雷動風行不如居無事而推行是也曹信間局信冷于人其亦何負之有而矧若斯重也或謂西北之患在虜東南之患在倭倭聞公來則有駭喙虜聞公往寧無生心則胡不取黃忠宣事觀之忠宣在交趾交趾服其去也交趾叛比其爲大司馬終其身不聞有叛者夫何故制勝于廟堂之上樽俎之間

不以甲兵也以公今日之威靈聲望視偏鎮所及
遠矣軍國要機咸得而經營焉夫寧直東南攸賴
故以南北言官者昧于設官分職之義以南北求
公淺之乎知公者也

送中丞顧公解邊務總督漕河序

余讀易至同人與睽之際未嘗不歎古君臣之相
信深而相求切卓然相與以有成也同人之五三
四間焉至于用師用師君道也言獨斷也是以先
號咷而後咲睽之二于情不得徑而遂故曰遇主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五七

二百三十三

于巷于巷臣道也志念深矣其古人忠厚之至乎
蘇子曰天下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難哉漢文帝
之於賈大中宋神宗之於司馬君實也長沙之命
疏而親西京之判疑而信彼誠有大不得已者以
奪其情云蓋至治安一策十用八九編年成而進
讀邇英親爲之序然後知二君之于二臣果不能
以一日忘也顧以彼投閒置散竟亦以號咷終重
於徇食同之謀嗇於行獨智之慮卽後咲相遇安
在邇

朝廷之於中丞顧公殆庶幾乎當公秉

鉞東海力持欵議一時在

廷之臣譁然共詆

慮亡不持戰說以求一勝夫戰之說是也公亦豈
遂忘戰而欵之徃者辟馭馬牛然俛首而來則有
羈縻觸突奔逸鞭箠未晚且軍事謂之機

或斂

之噬或匿之公之微指總未可窺要以靜島氛撫
屬國固疆域視夫

廷議原匪相左而標本之

見各殊操論遂異操論愈異

上之眷公廼愈

深公曰行矣柰何以我故使

天子有不納直

言之名

天子曰吁是國家所託重臣也久之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五十四

三百四十一

度公必不可彊計所以安之於是公朝辭海上之
毒霧夕已迫蒼水之符蓋今天下未有大於邊防與
河渠二事者也一彼一此倚毗無改抑亦有加間
至弗奪抑又固焉不灼知公有是乎今旣數月矣

廟堂之所主持大司馬之所商確計人謀士

之所陳說大抵公疇昔時策然則方夫戎務未解
羣議正沸善敗臧不伊誰與覲雖謂之後咲不亦
宜乎而况異日者宣房瓠子之間哉或曰長沙之
不七國誼宜有力留京判而六事且上二臣之不

能忘其君也猶其君之不能忘二臣也二臣之不能忘其君猶其君之不能忘二臣也則胡不能用帝吾黨激成云爾也詎非王遜大師之克而臣亦虧于巷之義歟公遭逢

聖明荷特達之知視

二臣所遇萬萬不侔且咽喉重地寵任未艾方將從容展布於六通四辟之境何言于巷然而于巷之臣同人之主古所謂相須以成者蓋周公于此三致意焉亦既憂之矣厥宗噬膚二能得之五同人于宗五反不能得之二二能得之五者宗以二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五十五

三百六

合五不能得之二者二以宗沮夫惟不以宗沮而後能以宗合也故曹好曹譽中土之籍非論於豪傑以迂曲爲不韙而不敢出者其中必有所不足達人羞之公處二之位際同之主而離睽之時吾將以此卜焉且卜

朝廷之所得于公與其所

以相與有成者於是乎言

刻太上感應篇序代

夫神降于莘石言于晉世見以爲不經迺儒者未嘗無神道設教之說禮樂鬼神分曹而互用以其

成宇宙所從來矣太上感應一書昔人託之

玄天上帝帝之有書與否我不敢知然與人爲善不可謂非上帝之意已苟其出於上帝

之意雖謂之帝書烏乎不可箕子陳福極不曰天錫洪範乎而吾因有感於天人感應之妙也夫感與應皆心爲之故其字皆從心云茲篇所述詳矣疏義以已事徵之廩廩焉大抵天籟鳴于玄竅而慶源已濬乎赤水荆棘蘖於丹臺而梟獍旋集其靈舍本之心之於天於鬼神一氣共貫固有陰隔

故此動彼覺若或告報自召自取若或酬答而彼司過三尸云者特自此氣之精爽各之所以感不渝斯須應不違毫忽一至此也或者方取感同應異一二刺繆事謂未必然不知人心之自爲刺繆則有之矣宋景一言熒惑退舍後雖如其言誦之不退也外心語感應未之前聞然則人固有事然心不然者心可無乎傳曰有心之心不可與通天心心可有乎怵惕惻隱方發之始納交要譽惡聲未萌之前吾不知其有心也其無心也于斯之時

精與天地流而機與鬼神會且不知感其疇知應不知感故其感神不知應故其應速是夫眞知感應者也蓋昔者羲易以咸言感毋亦曰去其有感之心而聖人名亞心爲惡則以稍涉計較卽非初心非初心則已離于善故名之惡也是編也其以猛省斯人動其所謂不忍之初心也與豈其俾之與焉怖焉逐逐事迹以爲功也者而與焉怖焉逐逐事迹以爲功也者要亦不失爲寡過過寡矣抑又何求禍之所不及是爲福也易有之聖人洗心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五十七

二百二十五

齋戒神明鼓之舞之百姓與能今直問其能不能已矣而矧弁之誦式有齋戒之遺意不尊不信自昔而已然也夫

讀法須知後序代

讀法須知一書殷少保棠川公所訂者無慮百餘條大都覈三尺之舊爲柄刑者軌幾毋戾聖祖神宗軫念元元至意而已余受而卒業嘆曰嗟乎祖宗之心天地之心而少保之心祖宗之心也夫彼蒼好生常於隆冬霜雪之中見之故曰復其見天

地之心我 高皇既平天下親定律令其諭施
縛導謹也用藥防傷也卽天論郵罰麗于事聖心
一天地哉迺恣睢惡吏猥折低昂日寢舛厥試稽
掌故不啻背而馳焉昔人有言曰春秋聖人刑書
也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之義夫春秋聖人
刑書也律令我列聖春秋也春秋之待物也恕而
法凜凜乎嚴下弗知則犯也律之痺惡也嚴而意
藹藹乎恕上弗知則刻也犯者抵陷寔刻將爲陷
寔揭憲綱而陷寔之爲如民命何此少保之深恫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五十八

三百四

而是書之繇作也歟故順天地好生之心者大明
律令也推廣祖宗好生之心者讀法須知也讀其
書有味乎其言惕然心少保之心者諸司百執事
事也若也耳而目之靡索方寸斧鑕胸臆之中胡越
一膜之外卽左臯陶右蘇公夙宵稱說曾不足一
抑鷹鷂之翮區區簡牘奚爲焉故讀而知謂心知
之也匪欲事尋摘博聞見已也以是爲讀法者告

贈登司理謝侍東應 召序

今天下之事之不可爲也厥患二曰不任曰不眞

任不任者遁藏自爲視天下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不眞任者果於一決如醫之喜用烏喙而不暇顧斯人之命脉匪直不之顧也又不欲人之易其方焉而遁藏者又務遵其方以悅其意蓋天下事始不可爲矣夫天下事有大于刑獄者哉弊端未易縷指而吾以爲總之無眞任事者彼其茅靡風指株守覆轍掉臂濡津模稜岐路元元之命不內資完璧則外當羔鴈耳以今觀于侍東謝公斯眞任事者耶公司理于登七年矣所全活可數千百

人皆其忤上官之意逆僚友之顏破徽纒於糾結之餘續要領於斧鑕之下疾辯彊爭而出之者也會公當以內召行此數十百人者相與顧香道周泣不忍釋而予戚孝廉張君特請予爲敘其事用以寄神逞于彼而佐尸祝于此時予以病在告也予因憶往時奉使過里門人修生者以公傳相託值予方還報不果孝廉之請重以狗馬病爲解乎如異時傳良吏者何蓋孝廉嘗與邊生善云邊之猶子與孝廉鄰而鄰邊不直也其猶子蓋兼銜之

一日邊病而其友將以事過孝廉則力疾與偕歸而越六日不起矣其猶子指示其面曰此豈不張氏毒之耶訟焉已而驗其膚藍吻之金如黛色孝廉亦輒自失曰夫邊病而藥誰侍藥者非其猶子耶訟焉束敵以奠解愈解愈固二年之間而析楊游踐招魂再賦矣自分寃死無復覩天日時也最後公視其牘曰天下固有若毒乎哉吾聞嗜飲者之死藁毒浸臟亦能湟物唯是脣不崩竅不血是爲異耳視之果不崩不血訊其人果嗜飲者也羣

喙頓息而兩家俱得雪矣此其事正與修生類初修爲諸生有聲也而歲且貢里人有妒之者故與其黨凌之更以眦人之目訟及視其目居然眦也修殊亾以自白則大噀曰某之寃市人皆能言之于時主獄者適以事取道東市東市脩所家也至則市虛無人執童子之窺于門者訊焉對具如訟者語獄于是遂決當修城旦其明年事始得下公公盱眙者曰痛也公獨計眙目不痛痛者物蝕之蝕物之力不能以旬也則獄其人淪旬而出之乎

箋而啓之睫眸子炯如矣本公神識濟以博物審讞所
臻如秋月之燭魑魅而毅然從以三尺毫不與撓以故
平反爲多自非其爲天子任法爲元元任命捐情貌遣
怨謫而置一官于膜外有是乎登古名區域自蘇文忠
觀海高唱白雪千載其後勝地閬寂名篇希闊而公實
繼之丹崖九目之間鑄磨殆遍其他若所更定保甲社
倉諸法皆燦乎井井粹然經濟而吾獨嘉其任事云者
詎直爲孝廉志感正謂天下之患在此也然竊聞蘇文
忠公行時其父老率舉手加額曰寄謝司馬相公厚自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六十一 三百空

愛以活我以今朝有賢相天眷方殷誠無所事寄
謝厚自愛以活我其在公乎天下事固惟宰相得
行之諫官得言之爾且登萊島奴夾一水而居屬
者東封之議道路嘖嘖彼其內款也其巧封也毋
亦僞爲眇而緩爲毒者耶緩嘗我僞瞰我不然亦
且誤我登萊自此多事矣公司理海上有年得無
意乎是行也必且慨然操善後之策以襄廟謨以
永固我東徼是又將使海上之人世世尸而祝之也

